



清、朱顥英編（手稿本）

朝鮮搞文院彙編

清、嘉慶三年朝鮮內閣活字本

（第四輯）

杜詩  
叢刊  
朱 雪鴻批杜詩  
詩 分韻  
(合訂本)

台灣大通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初版

朱 雪鴻 批杜詩（合訂本）（精裝一厚冊）  
詩 分 韻

定 價：新台幣三百五十元

叢書  
刊第  
九種  
十九册  
（輯）  
總定價  
新台幣  
五千三百元

發行人：孔

出版者：大

通書

明局

地址：台北市萬大路六一〇號  
(舊東園街三一六號)  
郵政劃撥戶四二七一號  
電話：三七〇四四八號

版權有究印翻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二一〇四號

魏帝樂府男  
先居世各當努力

吳志中府將周  
杖乞于鄱陽召

幕

武王封堯後子  
薊城內西南隅

有薊丘因名薊

門

本蘭詩西市買

馬鞍南市買轡

頭

曹植詩樂毅過

三爵緩帶傾庭

羞

吳都賦吳鉤越

棘純鈞湛塵

前出塞其詞激

後出塞其詞激

碑文軍中

無廢雅歌

一忘驕時現

此句又用

朱雪鴻枕杜詩卷上

雲間朱穎英賡雲編錄

五言古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古來以身  
行親戚擁道周。一班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  
笑看吳鉤。首章言從軍之始。寫治行豪奢。說故贈別。一苗  
熟關正微為末章結句。異常蕭颯對照。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二句  
是句  
幕府薄暮之景。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此時已中天懸  
月。令嚴夜寂寥。中見之倍覺嚴冷悲笳。教鼓動。壯士惄  
不驕。至是而悲感生。驕此句言  
氣徐矣。何其慄也。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此章言  
部伍夜

宿之始歷寫慘。此首途中作歸美主將之嚴。

2

奚與契丹兩國  
常連為表裏故  
曰兩蕃  
左傳楚使鄧廖  
帥組甲三百被  
練三千以侵吳  
譙山自歸范陽  
逆節漸露言其

帝王世紀顓頊  
以水承金位在  
北方其神玄冥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此二句可為千古明監。不為守邊之具。致使胡騎衝突。至是而欲立戰。豈知英雄主。堂堂中華主。但當守邊。出師豆長雲。邊潰而出師。以應之晚矣。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則四夷之勢孤。非謂當時已。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劔擊大荒。日收胡馬群。所謂高勲也。將立高勲。匪民之誓開玄冥北。持以奉福。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是也。吾君。此言將士成功也。紛紛士卒。其成功者能有幾人。窮城父。而勿懈之為愈也。此連下首咏軍中之事。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此言功成  
軀車飼。務為華侈。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  
後安樂。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  
景況。此言士卒坐消。此章言主將戰勝受賞。恃功驕暴。直刺其叛。  
議者死通衢。決之勢已成。此言主將戰勝受賞。恃功驕暴。直刺其叛。

及者玄宗必縛

送之道路相目

無敢言者

玄宗季年哥舒

輪貢功于吐蕃

安祿山構禍于

契丹于長安

半天下前此塞

為哥舒發後出

塞為樣山發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時。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  
三十。年忍負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音。休息耳。將  
言但暫時。

河洛可坐而待也。此安得不歸故里。但空村

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子孫。此皆為不能還者而發

年壯而老而窮三十年于外無

成且戰功不可久。驕將不足恃。則惟歸去為上策耳。

此章序昔日從軍者志在功業。而竟無

封侯事業。安在杜公乃是現將士身而為說法者乎。

王華宮貞觀二年置王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北七

王華宮里鳳凰谷永徽二年廢為王華寺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丁。

極冷聞

之境。乃是至喧至熱之地。言之寂為傷心。陰房鬼火青壞。

涼

恩之極屬夢幻人事無謂。天運亦無謂。

其慘淡萬籟真笙竽。則知當日笙竽皆是粉黛假美。

妻道苦

美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美。况當日笙竽皆是粉黛假美。

工合

也。真美人為黃土。况當日笙竽皆是粉黛假美。

莊子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籟

同而使其自

賦鳴條暢

管響亮蓋

元并奏笙

未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

此因宮旁所見而感慨及之

美人已成黃土矣

憂來藉草

西都賦岩峻首章  
金石峰嶺

羨村三首

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羨村洛交村墟

鬼火哀湍即在轉腸間耳此因美人黃土而興長年之悲  
殞者亦若是征途間求一長年者誰歟我知其松風蒼鼠

五行志赤雲起而  
蔽日  
陳后主詩曰脚沈  
雲外

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牆  
頭感歎亦歎歎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此首日暮初到家之作

仲長統傳涇清  
水追涼風  
淮南子聖人之道其猶中衡而  
效博耶主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媯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  
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黍秫  
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此次日以後作

群鷄正亂叫客至雞聞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荆父老  
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可携傾榼濁復清莫辭酒味

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

此謫里相遇問之作

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坐涕縱橫。  
第一首初歸時無有一事計慮未起。感嘆之餘秉燭相對而已。  
第二首寒風吹人便有衣食之慮。百慮若煎雖有嬌兒繞膝便覺歡趣少矣。詢之家人尚有黍林可供釀酒聊以自慰。  
第三首父老醉醉益自傷懷生居亂世動輒多難。讀此詩何異有鬼之什。苦辭父老口中之詞黍地三句見酒薄之由請為二句公謝之也

北征興地國廊州在鳳翔府東北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家室不曰歸而曰北征。又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思私臣以君所在為歸也。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思私被詔許歸蓬草。于方出歸拜辭諸闕下。休憇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眷戀不已。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情所切。係懷亂掉涕。戀行在道路。猶恍惚。乾坤合瘡痍。憂虞何時畢。此段去宋忘君之意前云蒼茫此云恍惚是形神沮喪之狀前云憤此云憂

東西  
布

高唐賦芳草單  
生

為盜賊則憤、為瘡痍則憂。靡靡踰阡陌，人烟渺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此已就道瘡痍臥，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回首望後則行在也。前而行則重山也。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崕吼時裂。所過道路之險惡，有如此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之陰以有高此忽轉筆，前一曲勝之境，則云高興。又云可悅，與上文陰惡相照。極山果多珍，細羅生雜棣。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不獨秋毫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人之有身。千般計校，未用於世。何其拙也。坡陀望鄜時，岩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在此已鄜時，是骨即時。

秦文公夢黃蛇  
自天而下止于  
鄜作鄜時用  
三牲郊祀白帝

九又是一征篇正廟文字，却是思君憂亂、嘔心灑血時之詞。是

以既歷數途中  
所見

董威聲拾殘縉  
輒結為衣號曰

百結

山海經朝陽之  
谷有神曰天吳

是為水伯虎身  
人面八首八足

八尾背青黃色

海國天吳紫鳳

皆所繡之物以  
舊绣補綴故復

潘持绣復移天  
吳紫鳳皆期倒

也

之感中謫城中  
首四方且

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今半秦民殘害為異物。上文解  
記程已畢。于是追憶當日潼闕之敗。喪師百萬。秦民俱化為異物。况我陸胡塵。及歸盡華  
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毅迴。悲泉共幽咽。從  
見妻子松声悲泉哭聲間之。先寫妻次寫兒牀前兩小女。補綻練過  
膝。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次寫寫其身上所服補綴之綺衣。曰折曰移曰  
顛倒。細細序出。雖是閒筆。撓是此老天真爛熳。天真爛熳。  
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郎無囊中。救汝寒凜慄。序及  
後情狀。粉黛亦解色。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  
自擗。數日後病復起解裝出。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  
施朱鉛。狼藉畫眉闊。又將兩女再序一改即塗脂抹粉梳。以下學母二字。則併  
瘦妻亦事粉飾矣。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晚鬚。

誰能即嗔喝。一片忠君愛國心。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脣。  
勝即畏。况女情深。歸時慄是羈愁。既歸後。又將  
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計及生埋。今且置之。但欲慰意  
耳。自經年至茅屋。至此。又是一篇家庭間至。情至性文字。却是北征篇。到家後之閒著。至尊尚蒙塵。  
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氣豁。忽又颶開。突然歸  
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序回紇字  
起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公杜  
滿腹經綸。至是揭出勇決二字。重在決字。所用皆鷹騰破  
勇而不決。猶無勇也。少為貴。慮其馳突也。  
敵過箭疾。聖心頗佞性。時議氣欲奪。鷹騰是言勇過箭疾。是  
時議不決。氣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  
將為敵所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  
可俱發。不必借兵回紇。官軍自足破敵。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  
積霜露。正氣有肅殺。公意收復兩京。便當長驅幽薊。禍轉亡口歲。勢成擒  
此月日。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口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

公意收復兩京便  
當長驅幽薊

借兵回紇。是言勇過箭疾。是  
時議不決。氣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

書當我以用意析  
離居 同惡相濟

未改有鍾簴不移  
廟貌如故意即衰  
王孫爲五陵佳氣  
廷起末以朝廷收  
可見公雖歸家而  
心終不忘朝廷也

清及祿山危。太白蝕月。杜詩禍轉亡。歲  
勢成擒日。月其兆亦同。二公真天人也。憶昔狼狽初事  
與古先別。姦臣竟趙醢。同惡隨蕩析。誅奸不聞夏殷衰。中  
自誅襄姐。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周宣王漢光桓桓陳  
將軍仗鉞奮忠烈。微此後追叙尔人盡宋時非李於今國猶活。武玄宗大將軍陳  
之禮首議誅國忠貴。淒涼大同殿。寐窓白獸闥。都人望一  
妃故以活國許之。天寶七載大同殿柱產玉芝。有神光照殿  
華佳氣向金闕。未央宮有白虎殿。唐避太祖諱改為懿  
向之淒涼。葬墓都今陵。園林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  
有佳氣通乎金闕。自今國猶活以後二解俱是鋪張中興  
業樹立甚宏達。氣概遙接伊洛。指掌收以下三解。中間掉  
入誅奸城妖二解。將軍忠烈一解。前二解伊洛收至皇綱  
未宜絕後二解。金闕佳氣園一解。俱是快心語。憶昔狼狽初事  
相初。至於今國猶活。俱是快心語。憶昔狼狽初事

首遊

首謁華蓋君。深求司宮脚。王棺已上天。白日亦穿雲。

葛仙翁傳

崑崙山一曰華蓋天柱仙人所居後漢王喬傳天下王

棺于堂前喬曰天奇召我取乃沐浴寢其中蓋便立覆

蘿蔭羽發報子

蒼梧今

謝靈運詩引領

瓶音支皮膚也

鮑參梁府金禹

玉七合神丹

陸機詩誰謂伏

事淺矣潤瑜三

年謝朓詩誰能鬢

不更莫黑髮也

沈慶之詩朽老筋力盡

謝靈運詩息必虛霍期

暮升艮岑頂中兀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初上山○見華蓋君而其人已去所以達向領而客接乞遊名山○見華蓋君而其人已去所以達向領而客接乞發軾在遠壑良觀遙夙願含悽合寥廓林香羅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向虛駛首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于今獨蕭索胡為客閨塞道

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鬢髮變未憂筋力弱○見華蓋君而其人已去所以達向領而客接乞黎秋清秋有興入廬霍○見華蓋君而其人已去所以達向領而客接乞廬霍山即衡山也昔遊詩當一步作結者紀遊王屋山與東蒙山也艮岑即王屋山東北之岑天壇亦在王屋董先失即衡陽董煉師也

###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白雲良家子零落依草木佳人猶之忠臣被放千載不平事也所以古之作者著關中昔而篇章以寫其幽怨非必身為放臣借此為喻也關中昔

失敗兄弟遭殺戮

古為夫而事也

高何足論

不得收骨肉此必當時實

庭有音詩聊待

轉風燭暫映廣

陵琴

之憚矣人情冷暖裏有收其骨肉者。世情惡衰歌萬事。

轉燭

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曰惡衰歌真是不可解彼

故人皆惡之衰歌之後萬事轉換

矣夫

之于婦

亦已變舊

為新矣

宿但見新人笑

那聞舊人哭

一也

水鳥尚不獨宿

今既被棄

合昏尚知時

鴛鴦不獨宿

是物類之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濁

以比婦人守貞居室

詩相彼泉水載  
清載濁  
湯僧濟詩昔日  
倡家女摘花零  
并邊摘花蓮自  
擇照井還自憐

是物類之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濁

則為清流

及是則為

宿但見新人笑

那聞舊人哭

一也

水鳥尚不獨宿

今既被棄

合昏尚知時

鴛鴦不獨宿

是物類之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濁

以比婦人守貞居室

并邊摘花蓮自  
擇照井還自憐

采柏動盈掬

告

侍婢賣珠

齊餐不離

迴牽蘿補茅屋

居室不堪

貢珠補屋

是守

無心齊沐

摘花不插髮

令人無限低徊

淚落如雨

文人之心

文人之筆

乃尔

此詩

只起結四句

叙事中間偶承

自云二字來

備極悲悽

夢李白二首

白臥廬山永王璘迫致之璘敗

白坐繁尋陽

獄

死別已吞聲

生別常惻惻

本是生別却是死別二字引

死別固可悲

下一生字

其悲更起

兄弟甚于死別也。古詩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生死未可消息則上其更起。興君生別離亦然。

古詩既未不須臾  
又不處重闢亮無

晨風翼為得凌風

飛是魂來四句所

本神女賦其始來也

招手若白月初出

照屋梁其少進也

皎若明月舒其光

晉室連詩明月入

綺窗彷彿想蕙質

乃落月二旬之所

祖

憫故常故人入我夢。有夢可通耳惟明我常相憶。思故人于夢外見人于夢中亦云相憶。可憇乎未知此之夢魂乎未可定也。道遠不可測。其生死測魂夢中之故人非實有也。乃其游魂所有也。

人入我夢。有夢可通耳惟明我常相憶。思故人于夢外見人于夢中亦云相憶。可憇乎未知此之夢魂乎未可定也。道遠不可測。其生死測魂夢中之故人非實有也。乃其游魂所有也。

化耳。但柳元後之魂為平生之魂是人也。乃其游魂所有也。

見朋友之情相感乃憇。可憇乎未知此之夢魂乎未可定也。道遠不可測。其生死測魂夢中之故人非實有也。乃其游魂所有也。

之魂乎未知此之夢魂乎未可定也。道遠不可測。其生死測魂夢中之故人非實有也。乃其游魂所有也。

來楓林青魂逐楓林黑魂之往來不可見。但見今君在羅幕。疑有類不可得見。總亦應依此何落。

網何以有羽翼。言白坐中往繫尋陽之獄。則魂為黑。是虛果落月模擬同此。

月滿屋梁猶照顏色。疑有類不可得見。總亦應依此何落。

詠水溪波浪濶無使蛟龍得。可不戰戰兢兢以免險難。同此。

浮雲終日行。遙子久不至。以浮雲引三夜頻夢君。情親見人時時見及說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夢中故人公感此。如中而有情人。

君意本是思念故人。故相感。追憶夢中故人。其形神冠蓋。

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此去苦負平生志。夢後狀。

易不出門搔白首。時時狀有夢。其形神冠蓋。

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重。又申

浩千秋萬歲名。嗚于前者。寡寂寞身後事。身前之類沛一至。  
夢魂是幻身前喧熱身後寂寥。無非是幻千秋萬歲之名矣。  
前非亦夢魂是幻身前喧熱身後寂寥。無非是幻千秋萬歲之名矣。  
獨白中之疑幻之也。平二前首第第一解是入夢。明我常相恍者。是別生別薨來薨返疇。  
有李未後一解。言李之夢也。鬼中所見。是別情比死別更難為情。  
惟杜公見其出門颺去不易。三首句句去是遠涉關塞。因疑其在羅網。是何非弟。  
此而獨白首有李公語。後首苦道未不。前首句句去是常相憶河。水深浪濶。是迷夢李公望語。是述夢。余色。是當曠老中望見其出門搔夢。余色。是要去。  
詩通首皆疑詞多用楚詞語。尔不以句明我涉之。而我涉之。可以故公之詩。亦是網。是謂之名。則千古事。則身後便爾不可下。又我涉之。是常相憶河。水深浪濶。是迷夢李公望語。是述夢。余色。是當曠老中望見其出門搔夢。余色。是要去。  
鶴引起賢俊未遇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文帝曰。愁。康以晉龍老鶴。

遺興五首

八志凌  
城松重  
小至

鮑照詩提心障  
苦節德避華

年

呼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又如壠城松。用舍在  
為處。言同名卧龍。而遇不遇有異。大意謂賢俊未遇。如松康  
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被譖。又如壠松被棄。而枯  
松康棄而不用。孔明不竟其用。公實傷之。此詩全屬北  
為未遇者。言嵇康二句嵇為主。孔明陪言耳。

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庶  
門。劉表焉得取。後漢書。龐德公居峴山。南未嘗入州府。荆  
門山采藥不還。林茂水深。向用淮南子。此亦賢俊也。  
公蓋深慕之也矣。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陶詩  
故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達生。豈是足。默識蓋  
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讀淵明詩。知其為人。兢兢  
語其自。謂枯槁責子。不無誠。但心口不一。因讀陶詩。真實語。  
非真詆。陶豈其自。謂枯槁。責子不好紙筆。皆是腸。是足。孔  
語。杜次公好紙筆。是其不然。放。趙次公不好紙筆。是其然。故  
謂就杜次公好紙筆。而下。作謂面路人。貌貌。自此其掩人。  
有詩未飾物。